

印记

至今，
我们依然彼此呵护着



傅彪
张秋芳／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记

傅彪
张秋芳／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记 / 傅彪 张秋芳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12

ISBN 7-5354-3152-6/I·10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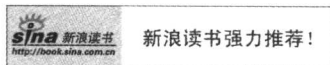
I. 印...

II. ①傅...②张...

III. 随笔-中国-当代人物

IV. I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64566 号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 波

责任编辑: 陈 曦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媒体运营: 赵 萌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01 传真: 87679300)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文化出版城 B 座 10 楼)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电话: 010-82845152 传真: 82846315)

印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北京方成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0 毫米 1/16 印张: 16.25 字数: 18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8284515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仨



17年前的婚礼。



居家男人



团聚在《妻子》外景地。



在《梦开始的地方》。



《青衣》中的“面瓜”。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经典的“大闸蟹”头型。



你们还“没完没了”了！



爷爷为了让孙子高兴，每年过节都给他买节日彩条，随他乱喷一气。



给儿子扮“酷”。



爷儿俩照相时表情总是一致，不知谁学谁。



傅子恩——父子恩情比海深。



在杭州，为结婚15周年干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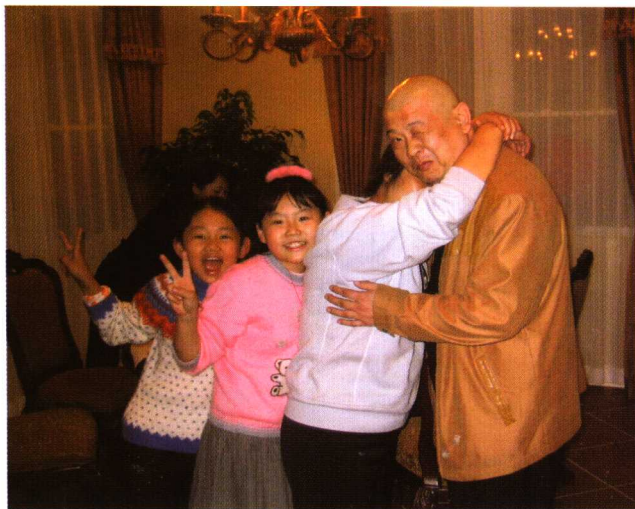
彪子在武警总医院度过最后一个生日。



彪子最后一次为我过生日。



2005年初那一场大雪。



最后一个春节。



彪子最后一次为儿子过生日，给孩子们做了最拿手的肉沫蒸鸡蛋。

目 录



美丽人生——傅彪

- 002 外婆
- 004 露天电影
- 005 山东亲人
- 006 第一次回老家
- 007 “光棍儿”
- 008 人生中的慢动作
- 009 美与美丽
- 010 画佛



情深似海——张秋芳

- 013 引子：一路向着光
- 015 人生的开场戏
- 017 彪子爱说我爱笑
- 022 爱出汗的“单眼皮”
- 025 青木瓜的滋味
- 028 海参——海深
- 031 那一场小别
- 037 在父母眼皮子底下谈恋爱
- 040 “傻”女婿
- 044 被宠坏的女人
- 048 我仍在原地，你在哪里？
- 059 聪儿
- 066 隔辈亲

078	傅子恩——饿像你!
082	戏魂
089	老婆是第一个观众
091	戏的感觉“福至心灵”
094	儿子的壮举
096	“你小子，这回你火了!”
103	是“面瓜”? 是彪子?
107	晴天霹雳
112	一个人的天塌地陷
116	谎言
119	“我这个肝不听话了……”
124	小刚说，好日子刚开始
129	一万个祝福
133	猪蹄风波
139	最后通牒
146	“放心吧，警报解除!”
149	“傅老师，复发了。”
155	签署“生死单”
158	一个蹊跷的电话
160	“我一点也不想忍了!”
164	绝症来临，走了最美
165	神医
174	咬人的黄狗
176	来世约定
187	留在世间的印记



思念无尽——来自亲友

196	爸爸，我爱您! 傅子恩
201	怀念弟弟傅彪 傅英
208	朋友的话



美丽人生
——傅彪

外婆（一）

2004.11.12 晴 丰汇园 7 楼 609

我从记事起就跟外婆在一起。

60 年代末随母亲坐火车轮渡过长江，去上海看了一次外婆。外婆很开心，开始分包东西，把大包的分成若干小包，然后用竹竿儿捅对面楼上的窗户。窗户上很快出现一张老脸，瘦但很慈祥。

“外婆，阿拉囡伟来啦！（外婆，我女儿回来啦！）”

“阿拉囡住拉北京。（我女儿住在北京。）”

外婆悬着竹竿儿，从上面滑过一个小竹篮，里面放了三个杯口大小的国光苹果。对面外婆又用竹竿儿送回年糕。

现在想想外婆不是为了送礼，大概是因女儿回来看她而向邻居们做个广告。

上海不黑，北京天黑了就看不见路，上海不是。石库门里弄的房子虽然不是很热闹，下过雨，有一点儿灯光地面就油亮亮的。

上海潮，晚上睡觉被子好像没晒干，也好像什么都没晒干。

上海吃得好，不对，应该说是好吃的多。不像北京吃得很单调。



◎ 彪子少年时总是一身板绿，斜背个军挎包，憨厚朴实。

母亲和上海人讲的是上海话，我听不懂，母亲就给我翻译一遍。有时候明明知道翻得不对，也没办法，谁让上海只有我一个外地人呢。

后来长大才知道，外婆和母亲讲的是宁波上海话，母亲对外婆讲的是上海宁波话。我一句都不会讲，一句都听不懂。

外婆的普通话也是一句都不会讲，外婆还不认识字，后来到了北京，没人到北京站接她，语言不通，又没文化，居然自己找到了离北京站 30 里外的部队营房，我很敬佩。

不知道怎么回事，外婆一到北京，我就能听懂上海话了。没人告诉我，没人翻译，我什么都听得懂。外婆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说就是普通话。

外婆 29 岁守寡，49 岁退休，50 几岁来北京帮我妈带孩子。我们家的财政大权落到了外婆手里。

外婆（二）

2004.11.13 晴 丰汇园 7 楼 609

一碗豆或花生炸酱，外婆能吃一个星期，吃素不吃肉。

我挣的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外婆买了一个闹钟，14 块 5。

外婆抽烟，但只有她一个人在卫生间时抽，出来从不抽。现在知道烟是外婆的除臭剂，她肯定不往肺里吸。外婆从卫生间出来里面从来不臭，臭就没面子了。

衣服、袜子都是外婆补，顶针永远都是勤劳女人的戒指。

外婆一天从早忙到晚，从来没有忙她自己，都是为她的后人。

外婆只有晚上的梦是给她自己做的，妈妈也是一样，退休以后，很像外婆。

我很后悔，95 年我生病的时候，外婆永远离开我们了。秋芳

当时瞒着我，但后来我还是去了，我怎么能不去送外婆？外婆的衣服是秋芳穿的……

97年我买的车，外婆没坐上，她要是坐上了会多高兴啊！

露天电影

2004.11.14 多云 丰汇园

小时候一个星期看一场两场电影是必须的，而且不用买票。父亲母亲忙四个孩子根本就没有时间看电影，只有夏天孩子大点了，能看上个露天电影。

下午俱乐部就能把晚上的电影名字写出来，晚饭我就吃不踏实，没吃上几口就扔下碗，一只手穿三个小竹子靠背椅，摇摇晃晃地去占座儿啦。

离天黑还早，六把竹椅一字排开占上一大块地儿，可随着人越来越多，椅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最后椅子和椅子就亲密无间了。

灯光刚亮的时候家人会来，拿着瓜子、苹果用眼睛到处找人，打招呼。地方不大但乱哄哄的，扶着张家的椅子、跨过李家的凳子才来到咱家占的位子。

这儿没人说话，基本上都是喊话，不喊听不见，五湖四海哪儿的方言都有，每家都是三代人来受教育。

“妈妈怎么没来？”我问。

“一会儿就来。”不知谁告诉我的。

我就找茬儿开溜，我一定要回家看妈妈。那会儿虽然小，不知道原因，但我知道爸爸妈妈工作得不开心，而且经常会有同学的家长想不开，所以我的心重的毛病，那会儿就落下了。

还没进楼道就闻着敌敌畏的味儿，我不会让妈妈发现我，每次都不会。一定在暗中监视着洒完那些白色的液体，看着她走出